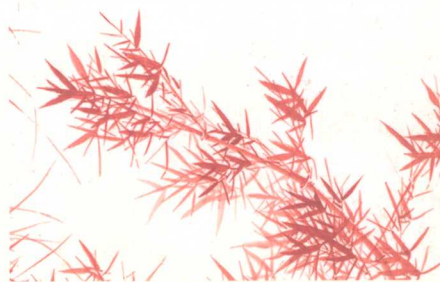


京師教育随笔

我的写作表明自己期待着最终得到一种启明，
我相信的是心灵与世界的约定，也相信在写作这样多少有点过时的爱好中，
我仍然能够借助某些文字得以向有意味的生活有所趋近，
确信一个人可能因为内心的信念而赢得生命的从容和自在感。



教育的心灵之约

Jiao Yu De Xin Ling Zhi Yue

张文质◎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師 教育随笔

教育的心灵之约

Jiao Yu De Xin Ling Zhi Yue

张文质◎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的心灵之约 / 张文质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6

(京师教育随笔)

ISBN 978-7-303-09927-6

I. 教… II. 张… III. 教育—随笔—中国—文集
IV. 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7966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邮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5
字 数: 225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策划编辑: 倪 花 责任编辑: 郭兴举
美术编辑: 高 霞 装帧设计: 北京多方文化设计中心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自序

我常常想着要换个笔调写出另一种“教育”，却一直传不出这样的韵致。在我的笔下始终是我正在经历的生活，我总是如此直率地把这些极其细微的事情变成了一种反思性的个人背景，我试图知道自己正在承受的生命中的事物对于理解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我并不说所有令人深感窘迫的“教育遭遇”恰好发生在我身上，而是要强调它确实是一种几乎人人必须面对的可怕的重力。有时候还会这样想，单是这样的教育现实就足以使我成为一个思考者，我乐观而自觉地赋予了自己对于教育的责任。

不过我同样应该承认，所有的勇气总是不够的，“勇气”这个词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就是一个人对世界真诚的态度，时常我期待着自己有这样的真诚，事实却是很多情感与表达是婉转曲折与隐匿的，我们的言说很多时候都是怯懦而又闪烁其辞的，这样的言说也成了一种修辞方式，构成了一种边界和命运感——在一个精神日益衰微的时代，我们多大程度上能说对自己的存在负责，能说我们所要努力的一切仍然具有一种诗意，甚至能说我们没有成为“恶的一小部分”？

我不知道。任何的追问都是令人不安的，不过我所记下的一切，某种程度上也已表明了我的态度。

因此每一次思考总是要从人性的“出发点”开始，我呼唤的是一种修复和改善，是对细微改变的耐心，同时我首先把对自己的耐心变成了习惯。也许是因为我在乎这样的生活，我的写作表明自己期待着最终得到一种启明，我相信的是心灵与世界的约定，也相信在写作这样多少有点过时的爱好中，我仍然能够借助某些文字得以向有意味的生活有所趋近，确信一个人可能因为内心的信念而赢得生命的从容和自在感。

目录

CONTENTS

一、给远方的朋友写信	1
二、尘世的命运	93
三、无法完成的工作	105
四、记下一些词	123
五、如何言说今天的教育	143
六、用另一种声音执勤	165
七、难以跨越的边界	191
八、生活在愧疚之中	201
九、艰难时代的生命重力	213

教育的心灵之约

一、给远方的朋友写信

我是否在最忙碌的时候更愿意甚至更容易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写作之中？闲暇的放松把大脑中的发条也放慢了，常常就是对着某处、或是假想的某个风景发呆，只有我知道这个时候的胡思乱想其实相当的贫乏而晃荡。我安静时看上去总有一点傻相，有时候照出来的相片就是这样，真实，没有任何的意料之外。每个人都会关心自己最没什么变化的长相，每个人都应该留更多的时间把生命仔细地想一想。它总在不停顿地滑动。

有时候我的不安仅仅因为，突然想到不知道是谁支配着我的生活，我常常莫名其妙地对遥不可及的一个人心生强烈的怨恨，生活的背离就在于，这两件事之间总是有着你稍加分析便能理解的关系，但是，还有第三件事时常会让我警醒，那就是我的时间可以用来散步、发呆、闲聊以及用于任何与身体有关的事情，有的人支配着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却不能全部用于回馈对这种控制和扭曲的仇恨，我必须努力地朝着另外的方向游移。

我也想像布罗茨基那样说：我这一代人好歹干净些。我们可以看着自己的手说这样的话。我们也需要时常——也许就需要仅仅看看自己的手。今天上午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知道昨天就在师大附近，一位3岁的孩子因为下车慢了点，和奶奶脱手的转瞬之间，被后面的公交车当场轧死。有时，我们看不到大的罪恶，看不到大的罪恶繁衍着小罪恶，却也不得不时时面对小罪恶。平凡的丑，“平庸的恶”。我们可以从空气中嗅到一种异样的紧张气息，有时这样的紧张也把我们的生活带入非物质性的日甚一日的腐蚀。不是我们的理解有什么困难，而是某种气压它已经可怕到令你几乎只能像白痴那样。

每天当我穿过这个城市为数不多还算整洁的街区，走向工作所在的那座大楼时，我总是忍不住想把这座已经植入我记忆的建筑物作一番“内视性”的打量，但是，我现在还感到自己有点笨拙，我不想轻易就动手。不是因为过于复杂，而是我必须仔细梳理一番它所具有的丰富的象征性。也用不着焦急，至少这样卡夫卡式的存在仍将延续下去。

现在,我正开心地享受着对它由来已久的惦念。

2

有时候,我坐在那里,我就想着:我就是这样一天一天活下去吗?仿佛你仍然有别的活着的方式。半夜,我久久无法入睡,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多多了。我起床,走入黑暗的书房,我先坐了一会儿,然后拧亮书桌的台灯,就为了写下开头的这个句子。我坐在那里,又返回黑暗之中,回味着生活正在继续的一些忧扰。我花了很长时间细致地想象我所进入的教育的状态,有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你所面临的也就是一种复杂的生活流,你在这里遇到的一切,在别的地方也一样,有些可憎的面孔与职业并无特殊的关系。这类的想法多少有点让人沮丧。因为,有时候,你免不了要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种逃避之所,现在,这样的想法已经被剔除得干干净净,你必须为自己的身体而承担。无论何时,并不能有所放下。

细细碎碎的想法总是更有道理的,它盘踞着,仿佛你每天就为了这些念头而工作,或者说是一种活着的状态,大的烦扰,难忍的遭遇,到后来一定要转化为细碎,缠绕,反复,从记忆中,从生活的每一天不时闪出恐惧的光,闪出对生活的倦怠或者一些具体的期望。

有时,我也为自己的平凡而暗自庆幸,一个上午,就默默坐着。秋天的风,是相当体贴人的,你可以对着打开的窗户心存感激地细细体会,远处楼房里切割瓷砖的尖锐的声音,也不能使你变得烦躁。这样的早晨是不错的。我突然想到,有点不好意思,我好像确实是在给你写一封信。

3

一下子感到因为有了一种对象感,我的话语变得明晰起来:倾诉、私密的静听、对某种停顿会心的等待,总之有了某种在场性。某种享受着自己的状态。

昨天,我还对一位从厦门来福州上课的女教师说,我告诉我女儿坐公

交车下车时,不要最后一个离开——我分明感到当你最后离开时的潜在的危险——这样的细碎的生活经验,我们已经积攒很多,接着我又从中概括出,当你不得不最后一个下车时,有时你需要学会大声表达自己的要求:我还要下车呢!然后,我转到另一个概括中去:当然,我们更需要的可能却是:低声倾诉,建立起和我们亲近的朋友间的美妙的一体感,属于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我们分享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只是它的方式已大不相同。

我乐于成为一个格言作家,似是而非的片面之词的作者。比如,当我和这位女教师一起在永杰豆浆店吃饭时,我说,我是一个胆结石患者,我有几条胆结石患者的格言:当你感觉胆不舒服时,就是不舒服,你的感觉不会欺骗你;当你吃饱时,你要马上离开餐桌,要不然受到伤害的首先就是你的胆……哈哈,让我想不到的却是,这位女孩子说道:我妈妈也患有胆结石,我要把你的格言记下来送给妈妈。

我明白当我故作深刻地制作自己的格言时,我心里充满了对每一个人的善意,当然,首先就是对自己的善意。

下午,我走在上班的路上,想到某所学校的新的办学目标,听上去像一个颇有气势的口号:事事争领先,比赛争第一。我想起北京国安足球队似乎也有过“永远争第一”的口号,不过,中国足球,我们的公共耻辱,还是不要提它吧。我没有细究学校应该拟订什么样的口号或格言更为妥帖,我只是放松地走着,脑袋里闪出杂乱的各种念头。

总之,秋天还是不错的,夸张一点说,我常常就是为了过这个短暂的秋天,才能够在别的季节没有倒下。

4

我慢慢翻阅你的文字,为你的耐心吃惊。只有我知道这是一个生活常常处于边缘状态的人的耐心。繁杂的白天之后,你就如潮水一般退回自己宁静的夜晚,你总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困难,有时则是以一种罕见的沉默把自己置身于不可挣脱的矛盾之中。做一个承担者,坐在夜晚之中,有时甚至就让半明半昧的读写一直持续到天际微明,但是,等待你的仍是昨天

之前就已开始的琐碎的应对,以及久已熟知的面孔。

写到这里,我是说写到“熟知的面孔”,我想作一个停顿。我的编辑部在大楼的8层,下班时,有时候我在等电梯,看到它在某一层停住了,一想到我又将温习一遍某些“熟知的面孔”,我马上就抬腿走下楼,久而久之,我已经不在下班时乘电梯了,私下里我要承认这样的“洁癖”确实相当的可笑。我也不能为自己任何的退缩找到恰当的理由。我仍是退缩的,我常常能做到这一点,而你总是感叹自己几乎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

有时我们就得为了一点点更适合我们身体状况的某种处境而颇费心机,渐渐地,我们也习惯了自己心智用力的方向,挣扎之后,有的人陷于彻底的疯狂,心性比较强健的虽然也有自己的惶惑,却更多地找到了对自己生命的恰当的管束。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事先我并没有这样的预想。

5

我明白自己帮不上你任何的忙,有时候还会为你的柔弱心里有些遗憾,当然,转念一想,我就知道自己所谓的“遗憾”实在不应该。难道我整天指望着一个柔弱的人也一夜之间变得强悍起来?布罗茨基说在极权体制下的人共同的特点就是自相矛盾,因此我对坚定和稳定性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喜爱,我也希望自己从摇摇晃晃的矛盾中摆脱出来,不再瞻前顾后,能够一直朝着失败之路更踏实地走下去。这是我们应该走的唯一的一扇窄门。

今天我从《世界文学》2006年第5期上看到了索尔仁尼琴比较清晰的相片,共两张,可能是同时在书房拍的,一张黑白照、一张彩照。相片上的索尔仁尼琴让我吃惊。他就像我刚刚看完的他的自传《牛犊顶橡树》,我想象中的作者应该有的相貌,我甚至还从他的眉眼中看到了一种和钱理群相似的精神特征,他更为苍老、坚定、决绝,我想我活不成索尔仁尼琴那个样子了,他长得像他自己那个样子。

你也是,曾经抄过朋霍费尔的句子给你: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的命。

这个句子适合抄给很多的人，命运奇怪的安排实在叫人胆战心惊，然后，我们也许还可以说，就是它给予你的补偿其实也是命运的一部分。

我并不想过多地去分析我们有哪些相同或近似的处境，我想到的是薇依说的一句话：当你诉说时，有人在。

6

我也只能悲观地去评价生活，你无法等来变化，我是说有些变化，比如衰老，越来越近地面对死亡，又比如曾经有过的幻想的丧失，这些变化确已在发生，正因为这些变化都是在你身体中进行的，你有了足够的积累，这样的积累却更多地使你朝向自己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你怎么还能够继续处于等待之中？当我们信任体制的变化时，我们的心灵便自然地退居于次要的地位，布罗茨基也有类似的说法：这样，“最终胜利属于这个制度：你击败它也好，它倒戈也好，你总是问心有愧”。

这样的话题其实并不适合，因为要说的相当复杂，能够说的却实在隐晦，有时我们编织的是一张谎言的网，你用不着担心有人揭穿这一切，而是，你在编织之时看起来是否像那么一回事。我不需要去收集任何的数据，而是没有边际的话语、仪式融汇一起把我带入了无尽繁复的场景之中。

我知道你的厌倦，你忍不住在自己的文字中进行最后归于失败的突围的尝试。这样的失败在我看来仍是一种荣耀，不过，它十分微弱，以至于有时候你自己都难于做出恰当的确认。

无论走到哪里，你绝少能够碰到精神不受戕害的人。

生活中小小的坏心眼，就足以使你手足无措。

然而，也许，正是“不可见的力/击打了你，脆弱的竖琴，使你突然发声”（文克洛瓦）。

7

最近我时时感受到一种贫困。不是关于我的生活。而是像经济学家

阿马蒂亚·森所说的那样，贫困就是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论这样的问题，我知道你刚从学校回来，你又看到了你每一次进入校园教室所看到的一切，我们首先不必感慨自己的无力和疲乏，需要感慨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你所面对的空洞与呆滞，你能理解的被动与庸碌，你所厌恶的强制与势利，头脑的紧张是可怕的，头脑的琐屑也好不到哪里去。有时，我知道自己是在退场，可能你的情况会好一些，你仍在楔入。

当然，我无意于把自己放置在常言所说的“悲观”状态，我也无意于在你忧伤的背脊上再添加任何一根稻草，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的工作都是自己所派定的，我们都努力在自己的手中呈现一种无望表达的一个艰难主题，那就是生命的更自然更有力的姿态，人性在晦暗的夜幕下所闪耀的光明与优雅。有时，我想到，这是一种特别令人激动同时又只能沉潜隐埋的狂妄。

你没有读到我的信。我甚至以为自己根本就没有打算将这封我一直持续着的信寄出。我在说，我找寻着可能的道路中的一条，每一次我都将写好的文字认真地再看上几遍，有些文字在帮助我思考。

从办公室窗户看出去，天色已暗下来，大楼显得很静，道路上的车辆闪烁的尾灯，似乎成为某种玩具。我仔细注视了一会儿，又退到自己的沉思之中，我没有急着要做什么。

8

今天读着纳博科夫回忆录《说吧，记忆》的某个片断。有个句子引起了我的联想：“我自己命运中的断裂在回忆中给了我一种晕眩的快感，我无论如何不会错过。”有点美妙。有点奇怪。就是一个句子，你也很难把它说清楚，因为它本身就是“晕眩”的。

晚饭时，和女儿说到，你的幸运也许就在于当你能理解这个世界时，你就能够照着你的智力去理解。哪怕还有遮蔽，但是它已经尽人皆知了。

我没有说到我在她这个年龄，以及这个年龄之后的一点一点的醒悟。

也有一点晕眩,有点不相信“原来如此”而引起的惶惑。

现在,我几乎只能认了命似的笨拙地去做“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你千万不要理解这是一种崇高,不,更重要的是我自认为已经获得的一点点的归属感,是某种微弱的不真实的气氛给予我的温润的热情。

我坐在那座大楼的桌子前,脑海里翻过无数细碎的词语的叶片。

9

是这样的,当你用心做一件事,哪怕只是帮助自己的女儿洗涤一只水杯,但因为这是女儿的杯子,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你心中都会溢出一种慈爱和温情,每一次都是这样,也应该这样。当你走进教室,不知是否意识到,在孩子最隐秘而柔软的心灵深处,其实你就是一位父亲或母亲,也许,这时你的眼睛中透析出来的恰好是这样的光泽,你几乎成了一个挣脱者,从体制回到个人,从灌输回到呈现,从应命回到生活,于是你时时会体验到一种精神快乐的刺痛,这些快乐不是谁分派或赐予的。而如果你不幸丧失了这样的感受,其实你更早丧失的是获取快乐的勇气与付出,艰忍的生活磨损了我们对自己生命与心灵的小心维护,同时我们信从了在生命之上确实存在着的强力和扭曲。

今天气温又上升了许多,从窗户看出去,明亮的阳光中还有迷迷茫茫的雾,你无法看得太远。

我喜欢下班以后的办公室,在我的期待中我反反复复地想着的一件事,现在却是,我总是要回到教育之中。有时我会奇怪地想到,是不可知的事物在塑造着我,是潜滋暗长的精神力量让我熬过我所承受的生活的冷酷,没有看穿什么。没有。而是,继续着,逐渐增强对自己的信赖。

10

你所看到的就是我要说的话,有时你可能会误解了我的本意,或许我的本意原本就有点迷迷糊糊,误解也是一种理解,我等着,你走近,你会心

地表达自己的回应,这样就很好。

关于教育我们总是想了又想,说了又说,也许我们找寻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在场,我们的嘴唇既尝到过去的苦味,又预先尝到未来的,但这一定不是我们所尝到的全部。无论何时,从教室里走出来,我们就能够看到辽远的天空,我们总是首先可以想到:我已经工作过了,现在可以享受安慰和精神的自我鼓励,我的生活看上去是重复的,但是在这样的重复中我获得了平衡与丰富,通往讲台的长廊仍然闪耀着安宁和诗意,要达成它却也同样的困难。

美妙的教育根植于人类的气息,它一路用力挣脱而达到自己。

深夜我不是太有规律地读着。我只读那些有时就因为一个句子,而需要我放下书页热情地思考“一种近乎痛苦的幸福”的书籍。我知道我已经是一个无所事事者,再无什么荣耀能够诱引我离开自己的桌子。我认定自己最适合待在那里。

现在,我信笔写下的文字,其实就是一种央求,对精神生活价值的确认从来就不是一次完成的,我耐心地一点一点使心灵能够归于宁静。

11

真的有一种称之为“宁静”的宁静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所思所虑其实不就是反复思虑过的几个问题,甚至我们能够借助的词汇也实在不多。

昨天晚上,在家门口的两岸咖啡馆,有位朋友告诉我,假期里他几乎要变动工作了,理由却实在简单,就是为了今后开会时再也不用见某个人,听他日复一日的陈词滥调。但是这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这样的理由哪里能够正式地提出来。

我知道有的人要摆脱这样的问题不费吹灰之力,因而他对身陷自我缠绕中的人也缺乏由衷的同情,尽管这样的同情也没有什么实际效用。我说的是另一回事,我说的是,在我和你那里,始终没有摆脱对强势和“体制人”的惧怕。你总是会慢慢地从具体的事务退回到抽象,说不明白的细细碎碎

的痛苦,这种细碎、反复往往使一个人有点神经质,不是要夸大自己的疼痛,而是随时都想呼救,却又隐晦曲折,成了一种自我谴责。这实在让人沮丧。

我们不必像一个诗人那样的预言:“历史注定会重演。”因为每一个人都深陷于自己的历史,每个人都不断重新演绎自己的生活,可供选择的变化不会太多,对自己制造的洞穴的眷恋却日日在加深。

12

诗人德·沃尔科特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恰当的:平凡的面孔,平凡的声音,平凡的生活——也就是说,除去电影明星和独裁者,我们大多数人过的生活。现在我已经理解了这样的生活,理解了我们日复一日的庸常,以及杂碎的痛苦和短暂的欢愉,有时我的理解还添加上对历史的宿命的无可奈何。

生活首先是无聊,然后是恐惧。

无论我们是否利用它,它都会离去,

留下的是,把我们蒙在鼓里的东西

做的选择,还有衰老,然后是衰老的唯一结果。

——《道克雷父子》

这是英国诗人拉金的咏叹。当我要去分辨今天的教育时,我首先把它看做了无限繁复的生活中的某一个场景,凑巧的是,在细节上我们比其他人更有机会作持续的观察,喜怒哀乐不可能外在于我们,但实在也不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是“自然涌流”的,使用的也仍然是“俗套、离题的话和被重复磨出毛边的词汇”。时常我们不得不在这样的“背景音乐”中生息,我们对它的幻想是尽可能的“短暂”,却不知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大部分。

日子有什么用?

日子是我们活着的地方。

它们来临,它们唤醒我们

一遍一遍又一遍。

——拉金

有一天,我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一个句子:难以理解的笨拙。时不时,我总是以为自己很有“激情”要去做某件事,但是我发现,在我的思虑中这样的激情不断地在递减,我是“积极的不动者”,是热情地反讽自己命运的人,我在自己的书桌上获得了一种独享的即兴。

13

我知道我发现了一种“自我拆解”的秘密。我在这样的拆解中总是要把自己逼回谦卑、无助、一无是处的状态,其实当我坐在书桌前常常就是这样的状态,你几乎说不出谁需要你,你也不能确认自己仍是“有用的”。书桌是一个悬崖,它的前面没有边际,你在退缩中则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我说的是我在阅读中所产生的幻觉。孤独,在很多时候有助于你澄清对生命的迷误,它还能帮助你获得对简朴生活的肯定。生命的诗意,我说的无非就是日常生活中一些脆弱的光芒,当你在孤独中安静地注视时,你就体会到了。

我时空相隔的朋友,刚才当我在自己的文字中写下“安静”时,两耳却充斥着屋外无法言明的丰富的声音,生活和劳作的声音,这是礼拜日的午后两点,我家边上的小巷还不时有粗鲁的开车人用力按响的喇叭,但是我仍流连在自己的倾诉之上。孤独中的读和写,是一条细小的溪流,它不会有壮观的声势,却也不坏,它是一种我们比较习惯的俗套中的自我坚持,是一次又一次关于“意义”的低声问询。

这样的生活不需要由什么人来告诉你对错,你知道自己是一个挽留者,一边是日新月异的变化,一边是日渐缩小的遐想的边界,只有在这里你又开始了平常一天的语调。

14

有时暂时离开了几天。

我和谁安排了一次约会,我注视着车窗外的景色,有点犹豫自己,总是